



書叢義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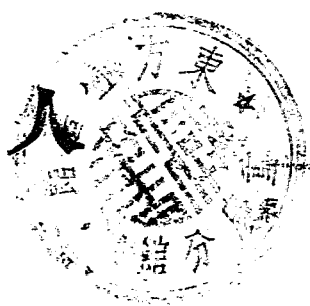
絕代佳人

編璧正譚

譚正壁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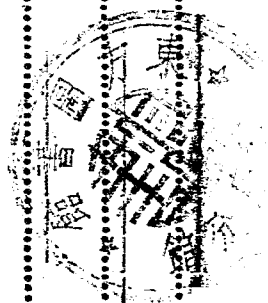
絕代佳

北新書局出版



絕代佳人目錄

- 一 風雨京華……………二
- 二 飄零身世……………七
- 三 筵上相逢……………一三
- 四 京中離別……………一九
- 五 一怒借兵……………二六
- 六 數言報國……………三二
- 七 雲貴舉事……………三八
- 八 瓦村人道……………四五



風雨京華

那一天，正在明思宗崇禎十六年的春天。那時闖王李自成已經由陝西率兵東下，攻陷承天，張獻忠也從四川出發，攻下武昌，山海關外的滿州政府，因為隔年新奪得薊州，也在秣馬厲兵，躍躍欲試，大明政府所在的北京城裏，上自皇帝，下至百姓，都在恐慌不安中過着日子。國丈田畹的府上，那天却大張筵席，宴請那位新自寧遠召還晉封平西伯的吳三桂將軍。筵席的豐盛是不必說了；就是那個田畹畜養已經多年、平日專用來娛樂自己的女戲班，也在多天前練習好許多部新排的劇本，預備到時演出給這位尊貴的客人觀賞。音樂隊也都不是凡手，女戲子也曾加以一番挑剔，都可算得極一時之選。看看已近午



刻，客人終竟在主人望眼欲穿中到了，是那麽多的一簇人馬，前前後後的擁護着我們這位國家的新長城吳三桂將軍。他們到了國丈府前，他便在大門外下馬，這時田晚早在門口恭候已久，看見三桂，連忙上前迎接，請三桂走在前頭，三桂很謙和地連稱「不敢」，但終于還是他先大踏步地走進府裏去。

「田晚平時宴客，總是在府第前邊的那個大廳上，但今天却例外地設在那平時客人走不到的後花園裏。這自然一則宴的是位當世稀有的貴客，非此不

足以示主人對待的親密；二則今天須用那班女戲子演劇，只有後花園有現成的劇台可以演出。有此兩個原因，那個平時非常寂靜的後花園裏，今天却特別地熱鬧起來。主人非常謙恭地迎請客人坐在中間席上，自己在下席相伴。他怕冷待了客人，酒纔一巡，女戲班已奉了他的命令開始搬演。音樂的聲調是那麼悠揚動聽，女戲子的歌喉是那麼嬌脆可愛！她們都在盡她們最大的努力，想博得這位貴客的歡心。她們的媚眼不時注在我們這位少年將軍的身上，微笑也不時落在我們這位少年將軍的眼裏。但我們這位少年將軍却絲毫不動聲色，仍然是一副嚴肅的神態，一面接受主人的勸請，舉杯即乾，一面只凝神注目在那只演戲的台上。這却使主人感到有些奇怪，在他這樣盛大的筵席之上，客人爲什麼不露出一些高興的神氣？難道他還有什麼欲待不周到

的地方嗎？他一壁勸酒，一壁深深思索，思索了好久却總思索不出牠的原因來。

趁戲劇做到告一段落的時候，主人特請客人滿飲三杯；客人也還敬主人三杯，並爲主人祝壽。主人乘機說道：『今天草草款待，不到之處，還請將軍原諒！』三桂道：『國丈說那裏話來，這樣的款待，三桂已極感盛情。國丈何必這樣客氣！』田畹道：『將軍多年在外，汗馬勞勞，想已久絕聲色之好。剛才這班女戲子曾在舍間訓練多年，不知將軍看了，覺得怎樣？』三桂道人：『三桂粗陋，不解聲音之道，那敢隨意批評！——只是——一事正想動問。……』田畹忙問：『甚事？』三桂續說道：『聽說蘇州玉峯班裏那位有名的陳畹芬姑娘，現在已歸府上，不知確有其事否？』田畹道：『不錯。因爲老夫看見皇

上爲了國事時常不樂，深怕憂鬱成病，所以去春趁老夫回籍之便，把她買來獻進宮裏。不料皇上不肯接受，仍舊把她送回來，只好暫時留着。——將軍莫非和她相識否？」三桂道：『並不相識，只是慕名已久。去春三桂也曾惠派家人南去想替她贖身，不料已爲國丈捷足先得。……』說到這裏，面上微露慙喪之色。田畹道：『原來有此一事，老夫却夢裏也料想不到，否則那裏敢斷將軍之好！但將軍不是外人，今天既承明告，待我喚她出來替將軍侍酒，以盡此一日之歡，不知將軍以爲怎樣？』三桂又連稱『不敢。』可是田畹吩咐家人到府裏去請她時，他並不站起身來阻止。」

原來陳曉芳自被田畹從蘇州攜來北京後，因爲避他自己的名諱，改名爲圓圓，又賠上許多珍貴的飾物，用他女兒田妃的名義，進獻給



封平西伯。朝廷正將重用，國丈何不和他納交，遇到緩急的時候可以

皇上。那知這位素來不好色的賢明皇上，却淡然視之，過了一時，仍叫田妃送回。田畹見皇上不受，便自己收下，從此朝夕相伴，一飲一食，非圓圓服事不歡。這天因內憂外患交迫，京內大臣們都在各找自己的出路，田畹雖貴為外戚，但恐政府一倒，他的地位反比別人更其危險，所以長日住在府裏鬱鬱不樂。圓圓見他這樣，問他爲了什麼緣故。田畹便把心事相告。圓圓道：『聽說吳三桂將軍新近召還，晉

請他幫忙？」田皖聽了大喜道：「這個主意倒不差。」于是便備了酒筵專誠款請，三桂也不見却，聞請即來。當那後花園正在絃歌嘈雜的時候，圓圓却獨自一個人坐在房內細思往事，眼中不住的流着淚。

欲知圓圓身世如何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一二 飄零身世

話說那以繁華聞名全國的蘇州城外，有個極有名的地方，叫做橫塘，因為從前唐朝李太白的詩裏曾提到過牠，所以一到那裏，便令人起懷古之想。但牠雖然是個有名的地方，實在是個人口稀少的小鎮。當明末天啓崇禎年間，那裏住有一家姓邢的人家，主人是個不第的秀才，家裏本來有些產業，不料傳到他，因屢考不中，却消極起來，終



日只是叫些歌妓們在家裏彈唱，自己却一邊喝酒，一邊欣賞。這樣不到幾年，便把家產完全耗盡。他生有一子一女，兒子是個呆子，獨有女兒却十分聰慧，他平時常常教她唱歌，父女倆倒也意氣相投。他不久窮死了，遺下一妻一子一女，簡直活不下去。後來聽了旁人的勸告，把女兒賣到城裏的妓院裏。賸下母子兩人就靠了她的一筆賣身錢來暫時過活。

她被賣入妓院後，就改從了妓院主人陳姥的姓，又被取名沅，字曉芬。那時她已十六歲，容貌既非常美

麗，歌喉又十分宛轉，唱六旦的紅娘尤佳，不久便紅了起來。那陳姥見她容易掙錢，自是十分歡喜，便替她請了許多有名的歌師來教她，因此崑腔弋調，無有不會。有時雜在女伶們裏登台演唱，又不知顛倒了多少年青的觀客。那時有個如皋人貢若甫，他的父親貢三甫在浙江做金衢道。他因到金華去看父親，路過蘇州，便住下來閒逛。一天，他偶然達到晚芬，聽她唱了幾支曲子，便迷戀着不想歸去。他的朋友們勸他替她贖身，他果然用去了三百兩銀子，把她帶回去。不料他的正妻見了，非常反對，日夜的尋事吵鬧。後來貢二甫回家，一見晚芬，便對兒子道：「我家那裏養得起這樣的貴人！」只好讓她依舊回到蘇州去。

這時的她，已經有了一些人生的閱歷。她愛好藝術，甚于愛好一

切，所以她這次重回蘇州，便去投入玉峯班做戲子。從此她的名字更其一天一天紅起來。玉峯班是個不固定的職業戲班，牠到過南京，也到過北京，所以兩京裏歡喜看戲的人們，誰都知道有陳晚芬姑娘。她這時已十八歲了，在她歷盡風霜之後，她也開始有了一個愛人。當時蘇州有個王公子，年紀剛巧二十歲，已經中得一名秀才，家裏也相當地富裕。他偶然到玉峯班看演西廂記，一見那位扮紅娘的晚芬姑娘，使他覺得十分迷戀，便在下場的時候去拜訪她。爲了生意關係，看客們去拜訪戲子，是極受班主的歡迎的。當下兩人相見後，不但王公子對她尤其迷戀，就是晚芬也覺得王公子爲人溫和不愛。這樣的經過了幾次拜訪與接見，兩人在不知不覺中已熱戀到極點，他們便暗暗訂下了婚姻之約。不料恰巧這時田畹因事回籍，到蘇州來物色色藝雙全的

姑娘，想送給皇上。他已久聞曉芬的大名，又親自去看了她的演戲，便決定買下她。身價已經講定了，出發也有了日子，曉芬才知道這回事，連忙去告訴王公子。王公子自知力量不敵，縱使出了比他更多的身價也奪不回來，但是他決不甘心讓自己的愛人給人家生生奪去。經過了一番思索，便想出了一個挺而走險的計劃。他用去了許多的錢，收買當地幾個強盜，等他們坐了船北上時，也坐了船跟隨他們。等到長江裏沒人所在的地方，再把她搶劫下來。那知強盜們一時粗心，看錯了船，把別人家船裏的一位姑娘搶了回來。等到王公子看見搶差，再叫他們去搶時，船已去遠，來不及了。

曉芬自經田曉帶到北京，改名圓圓，獻與皇上的經過前面已經講過，不再細述，這裏須補說圓圓所以叫田曉結納三桂的原因。原來圓

圓自被田碗留下後，她終日伴着那位比自己已死的父親還要年老的國丈，覺得萬分不願意，後來得她在蘇州同班的姊妹們來信說起，知道三桂曾經專誠差人到蘇州去贖她，可惜已經過遲，她不禁對三桂有了知己之感。後來又聽說王公子已經故世，尤引起她無限的傷感，于是她一心專注在那位少年將軍的身土。所以三桂在外邊的一切行動，她都差人探訪得十分清楚。這次三桂因受大宗伯董其昌的引荐，由寧遠召回來，封爲平西伯，她知道她的機會已到。于是趁着田碗因着國事而爲自己担心的時候，替他出下了這樣一個計劃。她知道三桂如果一見了她，決不會讓她在國丈府裏長住下去，他自有方法會從田碗手裏奪過去。不過最怕的是田碗不讓她給三桂看見。但這一着果然給她顧慮到了，田碗真是個老奸巨猾，果然不讓她加入戲班中演戲。她看看

計劃是失敗了，一個人坐在房裏乾着急。眼看酒宴將散，好機會立刻就要消逝過去，不禁急得流下淚來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忽報田曉差人來請，她才破涕爲笑。

欲知圓圓與三桂如何會面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三 筵上相逢

話說圓圓看見家人來請，要是換了別人，一定跟着便出去了，只是她還要賣弄自己的身分，假意皺着眉對家人道：『我現在已是國丈的人了，和吳將軍非親非戚，怎麼叫我侍酒唱曲起來！你去回覆國丈，說圓圓因臥病還沒起身，只好請他代向客人告罪。』家人果然退出去輕輕告訴田曉。田曉聽了，不覺有些爲難，因爲這是他自己提出

的，怎好因此而使客人失望呢？那邊三桂見了，已猜到圓圓不肯立即出來，便對田畹道：「圓圓既不能出來，這是三桂無福，不關國丈的事。國丈如果勉強去請她，更使三桂罪過難當！」田畹笑道：「將軍不必這樣客氣。因為圓圓不知是將軍降臨，所以怕羞不肯；待老夫自己去說明，她決不推諉，定會立即出來服侍將軍。」他一邊說，一邊起身離席而去。不到一刻光景，果然圓圓在前，田畹在後，另外一個婢女抱着一隻玉琵琶，從府裏直向筵前過來。

原來田畹到圓圓房裏時，圓圓一見，皺着眉先說道：「國丈，我替你出了主意，你索性把我當做普通妓女，喚我侍酒唱曲起來。給外人知道了，不是天大笑話！」田畹道：「圓圓不要動怒。這是吳將軍先問起你，我才許他的。你想，我費去了好幾天工夫的準備，才得請

他一叙，着他在席上悒悒不歡，不叫我做主人的十分難受嗎？我想，你既叫我和他結納，那麼到了緩急時候，你免不了總要見他。這次一見，倒可省得臨時感到陌生。況且敬他幾盃，唱幾個曲兒，也沒有什麼不雅。』圓圓沉吟了一會，依舊皺着眉道：『國丈的話果然不差。我想，你既然允許了他，不去也不成了。可是只許這一次，下次可不成。』說罷，不覺開顏一笑。於是她叫婢女抱了她那隻心愛的玉琵琶，一同走向後花園來。三桂遠遠望見，一看她那副嫵嫵婷婷的姿態，知道就是圓圓，心裏暗暗歡喜。等到近前再細看時，果然名不虛傳，不施脂粉，顏色天成，是他生平所沒有見過的。當下田畹走向前來替三桂介紹，圓圓當他的面道了個萬福，三桂笑逐顏開，連忙站起，口中連稱『不敢』。田畹命圓圓敬酒，三桂接來便飲，一連三



盃潤潤喉嚨，只是借花獻佛，不要見笑。」圓圓站起身來接時，酒香

盃，盃盃都乾。田畹看見三桂十分高興，心裏才覺舒服，便叫圓圓在一旁坐下。她果然坐了，接了婢女手中的玉琵琶，徐徐調弄，歌聲也跟着緩緩而起。是黃鶯兒在花間弄舌，是杜鵑兒在枝頭泣血，調高時如鶯兒高唱入雲，聲低時如藕絲欲斷還續，真是聞所未聞，不同凡響。三桂聽了，不覺連連拍手，高聲叫好。等她歌聲一歇，連忙起身取盃替她酌酒，親自送到她面前笑着說道：「有勞玉喉，請滿飲此

已經送到她的唇邊，她不好推辭，只好張口喝下，待酒盃乾了，嘴裏才連稱『不敢當』。田畹道：『圓圓是個歌妓，將軍如此敬禮，叫她如何能當！』三桂道：『圓圓具此絕技，真正難得。只此當筵一曲，已值得三桂一生崇拜。國丈有福，有此美人相伴，真是幾生修到。』田畹正要接話時，圓圓又站起身來向三桂道了個萬福道：『請將軍多飲幾盃，圓圓今天因有賤恙，不克久伴，只好先告退了！』說罷，把琵琶授給婢女，不待三桂答話，轉身自去。

話說三桂目送圓圓回進府第後，又回頭對田畹道：『三桂很不解國丈有此美人，當初何以捨得獻與皇上？』田畹道：『老夫一家，受皇恩不淺，當初購得圓圓，即爲皇上解愁計。老夫耄矣，那裏再有心戀戀于此！』三桂道：『皇上既不見收，國丈何不放她自由？況且國

丈府中女伎繁盛，方才那個女戲班，已經人才濟濟。我想圓圓如得自由，不獨圓圓感恩不淺，就是另外也有人非常感激國丈，情願肝腦塗地以報。』田畹道：『將軍之言果然不錯。但老夫自圓圓服事以來，一衣一食，非她不歡。且老夫風燭殘年，爲時不久，那時再任她自由，也還不遲。』三桂道：『國丈爲自身計，果然不錯；但爲圓圓計，却還美中不足。今三桂有一言相告，只是不便啓齒，不知國丈願聞否？』田畹道：『將軍如有賜教，不妨直說。』三桂道：『國丈府中姬妾如雲，何爭圓圓一人？三桂慕圓圓已久，只是無緣得到。國丈如肯以圓圓相贈，不獨可使佳人得所，國丈亦付托有人，就是三桂亦願爲國丈効死，保國丈家先於保國：一舉數得，願國丈聽納。』田畹見三桂一步緊一步地向他進攻，已很難受，這時竟坦然直白，叫他更

難回答，略一思索，勉強答道：『承將軍爲老夫計，實深感激，只是此事須問圓圓。她如同意，老夫那有不願？只是此後一切，不能不借重將軍成全了。』三桂道：『國丈如真去徵求圓圓同意，那麼三桂暫當告退，明日恭候佳音，想圓圓必不拒我也。』道吧，便向田畹道謝告別。田畹仍親送出府，看他上了馬，由隨從們擁着前去，才回進府來。

田畹一回進府裏，便收了歡容，皺着眉去見圓圓。
欲知圓圓是否見允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四 京中離別

話說田畹送客回府，即到房中去見圓圓，只管坐下歎氣。圓圓

道：『圓圓已遵命出去侍酒聽曲，吳將軍也十分滿意，從此國丈可以時常和他來往，情誼既深，到緩急時他自會相助。不知國丈還有什麼不滿意，心中這樣悵悵？』田畹道：『說也好笑。我當時許他叫你侍酒唱曲，原爲對他表示親熱，不料他自你進來後，竟指摘我，皇上既不肯收你，應當放你自由。又說他慕你已久，我如肯贈給他，他願爲我効死。你想一個初次相交的客人，竟毫不客氣，在席間索取主人所愛的美人，恐怕從古以來，不曾有過。』圓圓忙道：『那麼國丈拒絕他了？』田畹道：『他是客，我是主，客人放肆，主人却不能不用婉辭相答；當時我回他，我沒有不願，只是須問圓圓自己；他才告辭，約我明天回復。你看這不是天大的笑話？』圓圓道：『這樣還好。如果拒絕了他，必致取怨，爲國丈計，真是要不得。可是國丈準備明天

怎樣回復他？」田畹道：「正爲這事，覺得十分爲難，所以在這裏歎氣。」這時圓圓忽然流淚滿面，嗚嗚咽咽地哭起來。田畹連忙上前勸慰，問她哭泣之因。圓圓拭淚道：「圓圓承國丈抬舉，只道安享繁華，可以終身無慮。不道吳將軍咄咄迫人，有不得圓圓不已之勢。爲國丈計，儘可把圓圓贈他，他必能出死力相報，可是圓圓下偶武夫，心實不甘。但國丈倘不允，圓圓一身不足惜，國丈反招怨尤，豈不與當初收納之意相反？思前想後。除了把圓圓贈他以外別無辦法，而又不忍遽離國丈，所以不覺傷心起來。」田畹聽了，又喜又惱，喜的是圓圓一心爲自己打算，總算不曾白白寵愛她，惱的是三桂竟當筵相索，使他欲却不能。過了一會，他定下主意，對圓圓道：「老夫決定了。吳將軍正在壯年，前程未可限量，你如配他，也不能算辱沒。可

是我如把你贈他後，你將怎樣報我？」圓圓仍帶泣道：「國丈若捨得圓圓，圓圓自己毫沒主意。國丈如果必欲把圓圓贈與吳將軍，自後如有需要吳將軍幫助之處，圓圓自當從旁周旋，必不有負大德。」兩人又談了一番其他的話，等得田畹出房他去，圓圓禁不住吃吃的笑出來了。

到了明天，三桂果然一早又到國丈府來，田畹照常接見，剛才坐下，三桂便問：「圓圓允許了嗎？」田畹道：「將軍既愛此女，老夫也不敢吝惜。此女得侍將軍，當勝似在老夫處，如何不允？唯望着老夫盡面，日後好好看待她！」三桂連稱遵命，立即起身道謝。田畹便令圓圓出來。跟三桂回去。這天圓圓只穿便衣，滿面愁容。三桂便向田畹一揖作辭，同圓圓出門。三桂得圓圓後，舊願得遂，十分歡樂；

圓圓自歸三桂，以少女得配壯男，自也十分滿意。連日兩情相洽，三桂竟在京頗少應酬。他又見圓圓向在國丈府上，居高堂，衣文綉，養尊處優已慣，恐她住在自己宅中不能如願，便想大營宮室，搜集珍物以博圓圓歡心。

俗語道：『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。』田畹把圓圓贈與吳三桂之事，不久以後，京中幾乎沒人不知。那位舉荐三桂的大宗伯董其昌聽得了，大大不以爲然，但他不便直接責備他，而且知道他既得圓圓，也決不會因他的責備就肯把圓圓送還田畹，所以作書告知三桂的父親吳襄，力言三桂不應索取圓圓，在此國難時期，更不應迷戀聲色到這地步，叫吳襄誡飭三桂，須以國事爲重。吳襄得書，卽召三桂到來，把董其昌的信給他看，並且說：『太宗伯一片好意，舉荐你到京

引見，加官進爵。你竟一味好色，有負盛意，叫我如何見人？」三桂道：「這是國丈堅以圓圓相贈，兒恐却之不恭，所以把她攜歸。兒本想將她遣回本籍，但她寧死不肯，願助兒建立功名，所以兒仍舊留着。」吳襄道：「既是這樣，你且命她來見我，我不信一個歌妓會有這樣志氣。」三桂聽命，即去陪同圓圓到來。吳襄一見圓圓，問答了一番話，便知三桂之言非謬，就放下了心，以婉言復信其昌，謝他的好意。

過了一月，邊關風聲緊急，朝廷封三桂爲山海關總兵，命他即日出京坐鎮。三桂照例晉見謝恩，奏明于三天內動身。他本想帶了圓圓同去，所以只定了三天的期限，怎知吳襄恐他迷戀女色，致誤國事，留圓圓在家與自己妻妾和子媳同居，不許三桂帶去。三桂才自怨定期

短促，以致不能與圓圓多聚。所以到了第三天的下午，還是在房中徘徊，不願動身。倒是圓圓屢次催促他，他才勉強出房。這時吳襄也已差人催了好幾次，見他出來，才放下了心。等到他走出

門外時，一班送行的大臣們都已在那裏等候。他就和他們一一握手道謝，才上馬帶了親兵出城，向山海關而去。

三桂到山海關任總兵不到一個月，他想念圓圓的心不曾稍淡，忽報京師爲李自成所破，皇上已經殉難，不覺大吃一驚。欲知京中被難情形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

五一 怒借兵

話說李自成率領數十萬人馬，進攻京師，時京中久已聞知消息，但以為有周遇吉將軍在寧武關鎮守，這位老將軍從來不打敗仗，所以都暫時放心安住，不料自成也久聞周將軍大名，知道不易輕敵，便分五路兵東下，他自領最精壯的一軍，來攻寧武。周遇吉出關抗戰，把自成殺得大敗而退。自成又召集邊上所獲降軍，共得數十萬，再用全力進攻，周將軍迎敵時，在陣上因所坐的馬忽然跌倒，恐被虜受辱，自殺身亡。那時他的夫人也帶了女兵在陣助戰，她出入敵陣，斬去敵方的帥旗。敵兵失了帥旗，陣勢已亂，看着將被擊潰。忽報周將軍已自殺，夫人大哭道：『將軍已死，我再打什麼！』也舉刀自殺。敵兵

又圍合攔來，以衆壓寡，便致大敗。寧武關一破，後防因邊關吃緊，所有猛將雄兵都已遣出，完全空虛，自成使得長驅直入。大隊才抵京師，城上守兵又都是從來不曾經過戰爭的新兵，已不戰自亂，互相逃竄。自成刀不出鞘，弓不上弦，就進了外城。那時京中大員，因自成猝然來攻，軍勢又銳，都手足無措。事先本召洪承疇回京來援，不料承疇已在松山投降滿洲，只是空盼了一場。京師終于被自成一重一重的攻入了。

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，自成攻進內城，思宗皇帝在宮中聞訊，一僥把皇后太子公主一一喚到面前，親自用刀殺死，自己奔到煤山上去自縊。那時有太監王承恩，在急遽中掘下幾個土坑，把思宗和皇后、太子、公主等一一埋掉，然後也在坑邊自殺。可恨當時在朝文武殉難

死節的幾乎沒有一人，有的早已聞風逃避，有的臨時屈身投降，誰也不來理會宮中的事。自成率兵直到宮裏，知道思宗一家已殉國，倒也着實哀悼了一番。這時宮女們大多數已投御河自殺，小部分已乘亂逃到外面，所以所贖已不多。自成就把她們都召集在一起，封作妃嬪，日夜在宮中淫樂。過了幾天，他的部下擁立他爲皇帝，他就大封部下爲公侯將相，天天大魚大肉的在宮中賜宴。這般部下都是草寇出身，一到京中，早已目迷五色，看見好的東西，便奪爲己有，看見年輕女子，不論好醜，都搶來奸淫了再說，弄得京中百姓，死活不得，不知怎樣纔好！自成一味在宮裏做他自己的皇帝，睡的是龍牀，坐的是御座，吃的是御餐，他早已心滿意足，一切都不去管了。

一天，他看着那些天天陪着他的妃嬪們有些厭煩了，便問一個太

監道：『我看明朝皇帝也虛有其名，爲什麼在這麼多的宮女裏，竟沒有一個稱得絕色的美人？』那太監答道：『因爲先朝皇帝不好女色，所以選擇宮女都不講姿色。從前國丈田畹曾進獻一歌女，名喚圓圓，那真是個世上少有的美人。可是皇上不肯接受，仍舊送還給他。最近他又把她送給吳三桂，三桂出京時，聽說給他父親留在府裏，不許他帶去。想來目下還在京裏。』那時吳襄已投降自成。自成聽了太監之言，就向吳襄索取圓圓，而且抄沒了他的家產，又叫他作書命三桂來投降。吳襄只好一一從命。自成一見圓圓，果然姣艷異常，十分歡喜，就叫她唱曲。她就唱崑腔給他聽。自成不覺皺眉道：『你的面貌果然不差，爲什麼歌聲竟是這樣的難聽！』就叫他自己帶來的歌女們同唱梆子調。當下衆樂齊奏，自成自己也拍手相和，果然聲調悲壯歡

昂，使得聽到的人心裏不由酸楚起來。唱罷，自成問圓圓道：『唱得怎樣？』圓圓趨奉他道：『這是天上才有的聲調，我們南邊人從來沒有聽得過。真好極了！』自成大喜，把圓圓留在宮裏不放她回去。一面差人送四萬兩銀子到山海關去犒賞三桂的軍隊，希望他即日納表投降。

話說吳三桂聽說京中被陷，心裏正在十分憂慮，忽然接到父親代自成招降之信，便轉憂爲喜。他問送信的人道：『我的家裏曾受到過什麼騷擾嗎？』那人答道：『已給自成抄沒了！』三桂道：『那不要緊，等我到京，他一定會立刻還我的。』可是父親近來怎樣？』那人又答道：『已給自成監禁了！』三桂道：『那也不要緊，我一到京，一定會立刻釋放的。』還有陳夫人怎樣？』那人又答道：『已

給自戕留在宮裏了！』三桂勃然大怒，拔出劍來用力向桌子上一砍，



切齒的說道：『有這樣的事！我為什麼要投降？』他就立刻寫信給父親，拒絕投降。信裏對於父親不能爲國而死，頗致申斥，其中還有『父既不能爲忠臣，兒安能爲孝子』等語，說來很是冠冕堂皇。等到送信的人回去後，他連夜微服出關，去見他的舅父祖大壽，大壽這時已降滿州，封爲將軍，見三桂忽然微服來到，不覺大驚。三桂放聲大哭，把國難家仇先細細訴說了一遍，然後告訴來意，是要請他向滿

州先容，借兵去打自成，以報先帝之仇。大壽這時正受滿州九王爺多爾袞之托，要招降三桂，見他自己來投，正中心懷，便一口答應，即自和他同去面求。

欲知三桂是否借得清兵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數言報國

話說祖大壽允許吳三桂同去請求九王爺多爾袞借兵報仇後，當晚即偕三桂去見總督洪承疇，請他陪同晉謁，從旁幫同說話。承疇這時正爲多爾袞重用，見三桂自來，也極願盡力。當下三人同到多爾袞大營請見。多爾袞已就寢，聽見來的是三桂，連忙起身出營迎接。賓主見禮畢，多爾袞首先開言道：「聽說貴京新爲賊破，賢主也已殉難，

將軍鎮守要地，半夜到此，必有急事，願聞其詳。」三桂即將來意說



明。多爾袞道：「明朝與敝國久爲仇敵，義無援助之理。今見足下報國情殷，當勉如所命。但平賊之後，不知貴國將何以爲報？」三桂道：「薊遼二州與貴國接壤，事成當割以奉酬。」多爾袞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當與足下歃血爲盟，以爲日後取信。」當下由洪祖二人爲證，雙方訂立盟約。三桂臨行，詢多爾袞何日可以出兵。多爾袞道：「當不出三日，略加部署，便隨足下發動。」三桂再三致謝，和他們告

辭，仍秘密回進關內。

到了明日，三桂召集部下將士，告以北京爲自成蹂躪情形，且慷慨陳辭道：『三桂受先帝付托之重，自當即日興兵討賊。惟賊勢正盛，一時不易攻滅。滿州雖爲世仇，然頗好名，決不乘喪來犯。我若與之結好，且向之借兵共同討賊，彼必感我之誠，而允我。這樣，我可以一戰而下京師，恢復明朝天下。不知諸位以爲如何？』部下見他一心爲國，自無異議，便檢點兵隊，張貼檄文，準備起兵。不料三桂的兵未動，自成因三桂拒降，已帶了太子、三王，吳襄和僞將劉宗敏李遇，率兵六萬東下。前鋒到了永平，三桂連忙派兵迎戰，一共戰了十三次，不分勝負。後來自成自統大軍續到，繞道進圍三桂太營。三桂恐有疏失，連忙傳令退兵。自成乘勝進襲，又將山海關重重包圍，

另外分兵從關西一片石出口向東突出，由關外反攻。三桂前後被圍，簡直不能迎戰。山海關看看將爲自成攻下。

話說多爾袞自經三桂親來請援後，知道吞滅中國的機會已到，就部署一切，待機進兵。這天聽得探報，三桂被圍甚急，他怕三桂有失，內應無人，坐失機會，連忙統率大兵來援。他先派英王率二萬兵從西水關入城。三桂這時正在危急之際，一見滿州兵到，感激異常，立即薙髮，向多爾袞稱臣。一面又命令關內兵士一齊薙髮，有來不及的暫以白布纏身爲記。當時多爾袞與三桂約定，三桂爲前鋒，多爾袞居後隊。三桂先與自成交戰，多爾袞令英王、豫王引鉄騎繞出自成之右，前後夾擊。自成兵見三桂部下都已薙髮，以爲是滿州兵到，無心戀戰。三桂因得援軍，心胆大壯，奮勇進攻。自成便大敗。正想退

兵，英王豫王又領兵夾擊，自成更不能支，立即向永平而逃。多爾袞又命三桂乘勝進攻，自成又棄永平而逃。三桂換後軍爲前軍，并力追趕，晝夜不停，直追到北京。

自成逃歸北京後，大兵仍在城外駐紮，分爲十二寨，環城緊守。三桂同滿洲兵合力進攻，連拔八寨，殺死兵士二萬多人。自成自知不敵，差人送還太子求和，三桂不允，攻城益急。自成又差人挾了吳三桂上城招降三桂，三桂也不理，將挾持的人射死。自成大怒，便將吳三桂，當着三桂的面殺死，懸首城上，又把他家族三十餘口綁縛上城，一一殺死，放火把宮殿燒燬，棄城西去。三桂見城中火起，料知自成已經逃走，命令部下不要進城救火，立即分路追趕。追至定州，自成命喀大成迎戰，又爲三桂所斬，仍大敗而逃。經三桂這樣的窮追不

已，自成的兵愈敗愈少，自成又爲三桂中左驍，受下重傷，一路退到山西境內。

話說當三桂一家三十餘口被殺之時，圓圓仍被留在宮內。自成本來也要把她殺死，她却從容勸自成道：『吳將軍所以借兵和大王作戰，都爲了圓圓一人。圓圓一死不足惜，恐怕吳將軍從此更將和大王作死對頭，這是不值得的。』自成一聽，果然不錯，便帶了她逃走。逃到山西後，自成日夜焦慮，怕三桂窮追不已，終將全軍覆滅，圓圓又乘機進說道：『三桂的窮追不已，又是爲了圓圓。大王如能和他挽敵，圓圓願和大王同死陣上。如其不能，不如留下圓圓，待圓圓說罷不要再追，以報大王相待之恩。不知太王以爲如何？』自成很以爲是，就把她留下。當下三桂聽說圓圓尚在，連忙接來相見，不覺相抱

而哭。圓圓見三桂已薙髮，且已改換滿州服裝，心裏十分失望，便正色對他道：『將軍爲了圓圓，竟棄掉故國，屈身事敵，實很痛心！使當日圓圓得隨將軍到關，何至有今日？現在自成兵力已竭，死灰難燃，已不值再去追擊。只是將軍任京師給滿州佔據，而自己孤軍遠離，却是可慮之事。將軍如仍不忘祖國，不如乘此引兵回京，相機應變；那麼目下滿兵佔地不廣，尚可挽回。否則亡國之罪，不在自成而在將軍，願將軍熟加考慮！』

欲知三桂果否聽從圓圓，且待下節分解。

七 雲貴舉事

話說三桂聽了圓圓的話，心裏也覺慚愧，只是面子上不肯認錯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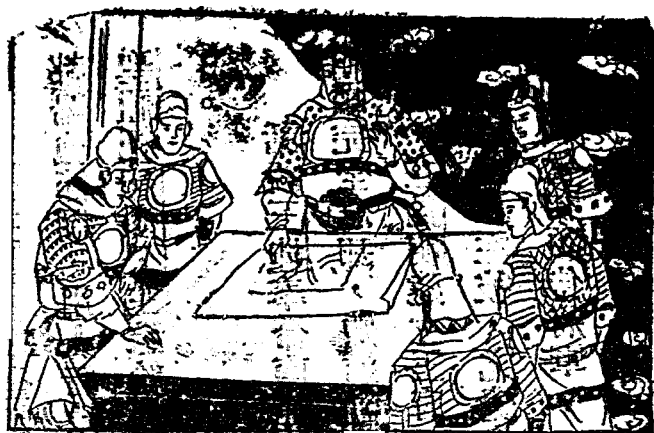
便向她解釋道：『三桂的雍髮改裝，原爲急于欲報祖國之仇，只怕滿州不肯借兵，所以暫時屈從以堅其信。今李賊將滅，你又回來，我可以不必再駐在這裏，自當從速回京，爲復國之計。』圓圓聽了，將信將疑，只好罷了。誰知過了幾天。得到京中有人來報，多爾袞已爲攝政王，坐鎮北京，遣人迎接滿州皇帝進關。三桂大驚道：『果然不出圓圓所料。』只是敵兵衆多，我是百戰之兵，如何能爭！』圓圓道：『滿兵雖多，但目下各地人心未死，都在思明，將軍如能奮臂而起，黃河以南，朝夕可以響應。彼見我國民未忘祖國，如肯知難而退，果然最好；否則與之決戰，不幸而敗，以身殉國，也可贖前此之罪。只要將軍肯努力呵！』三桂沉吟不決，但他始終胆小，到底不聽圓圓之言。又過了幾天，忽報朝中有使臣到來，奉命犒軍。一經問明，才知

滿州皇帝果已入京，仍用清國名號，封三桂爲平西王，賜銀十萬，犒賞三桂部下三桂到此地步，只有二味任人擺佈，又况平西王的爵位可也不算低小，當下便死心塌地做清朝的臣子了。

清世祖順治七年，明宗室桂王在南方稱帝，一時黔、滇、蜀、粵諸省，都受他的統治。世祖聞警，深爲不安，便令三桂同定南王孔有德、平南王尚可喜等統兵南下征討。這是清政府的好計劃：一面可以遣開異己的軍隊，以免心腹之患，一面可以借刀殺人，無論勝敗，總是漢人殺漢人，不致損傷滿兵實力。三桂等奉命南下，由陝西到四川，各地因看見他統的不是滿州兵，都來投降。順治十五年，他們一直攻到雲南。這時洪承疇已攻下貴州，趙布太已攻下廣西。桂王因三南受圍，只好逃到緬甸去。緬人不敢收容，把他獻給三桂，三桂送與

清政府，卽爲所殺。南方平定後，世祖就將洪承疇、趙布太的兵調回，只命三桂總統全師，鎮守雲南。又晉封三桂爲親王，雲貴督撫，都歸他節制，用人行政，也聽他自由。其時三桂長子應熊留在京裏，聖祖把和碩公主嫁給他，十分優待。三桂到了這地步，總算志得意滿了。

話說三桂奉命南征，圓圓也隨軍南下。她見三桂一心事清，早把祖國完全忘却，知道勸也無用，只好任他。等到南方一平，三桂坐鎮廣南，在昆明建立王府，一切儀制，完全與皇帝相似，她才知三桂之意，在此不在彼，尤覺失望。一天，她決定了一個主意，對三桂道：
「圓圓當初願侍將軍，實因將軍年少英雄，將來爲國立功，未可限量，自念孑身寒微，可以靠了將軍之名，留芳千古。今幸將軍大志已



果然，三桂從此以後，

一切都積極起來，儲積糧食，整理部隊，
 成，圓圓已十分滿足。從今以後，願束髮
 修道，以終餘年。如得日坐蒲團，懺悔前
 過，那便是將軍的恩典了！」三桂聽了，
 知她話中有譏諷之意，即道：「三桂到這
 地步，那裏是本來的志願？現在幸得獨據
 一方，離開京師遙遠，可以自由行動。圓
 圓如有見，不妨明告，從此三桂當唯命是
 聽。將來如得成功，有福共享，說什麼修
 道的話來。」圓圓見他這時的話已改變，
 不覺也回心過來，看他如何行動再說。

又選擇諸將子弟和四方賓客中資性聰明的人，教他們戰爭的方法，預備將來用作將帥。又因近地沒有好馬，帶來的馬都已老斃，就秘密叫他的養子陝西總鎮王屏藩、提督王輔臣等選擇好的西馬，每年運來三千匹，從西藏繞道到雲南，以免清人知覺。又出資命人廣營商業，獲利以充軍用。這樣一來，不到幾年，就財政富裕，兵革堅利，而且他又治軍嚴整，號令肅然，大可一試。

清聖祖康熙十一年，清政府知道三桂蓄有野心，即爲先發制人之計，下令三桂移鎮關東，予以世襲。命令一到雲南，頓時全境震動。這時三桂的部下大部已是南方人，就是北人也已在南方立有家業，所以一聽命令，都表示反對。三桂就利用這一點，表面上假稱奉命，待使臣很是恭敬；暗中却加緊進行軍事。使臣不知就裏，天天督促他起

身，言語逐漸不客氣起來，部下知道了，益發爲之不平。三桂就擇日向桂王陵寢告別，命諸將率隊隨往。三桂道：『別故君當用故君的衣服。』便命將士改換明朝服式。到了陵前，三桂方巾素服，酹酒三呼，再拜慟哭，伏地不起。三軍皆哭，聲震如雷。明天，又在校場大閱部隊。軍容肅然。三桂披甲上馬，揚鞭疾馳，連發三箭，全都中的，軍士均呼萬歲。又明日，正將就道，三桂忽病，請使臣改變行期，使臣不准，又來催迫，言語更是嚴峻。諸將進謁時，三桂便向他們訴苦。諸將聞言，都怒不可遏，便將使臣殺掉，拿了首級來見。三桂見大事已成，便道：『你們做下這事，使我不反清也不能了！』于是便佈告四方，即日起兵北伐。

欲知三桂起兵後勝敗如何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● 瓦村入道 ●

話說三桂反清的旗號一舉，各地潛伏着的反清分子，立即響應，在湖北湖南的軍隊，也改換了大明的旗幟，向北發動。那時雲南巡撫朱國治已被三桂殺却，貴州巡撫曹升派人馳告湘廣總督蔡毓榮、下令戒嚴，可是已經不及。陝西提督王輔臣、總鎮王屏藩本爲三桂養子，三桂都封爲大將軍，叫他們先平定西北，再發兵東進。他自己却率了大軍，攻入湖南。到了常德，便自立爲帝，建國號曰大周，改元利用，以常德府治爲行宮，改名定天府，殿頂不及改用黃瓦，便用漆來髹黃。朝房也來不及建築，就搭席廠一萬間來替代。又在衡山下築壇告天。於是以壇胡國柱爲親軍金吾衛大將軍，夏國相爲金吾衛將軍，



各率部將分兵攻取四川湖南各地。其時王輔臣等已肅清隴右，出關與清兵對壘。廣西、廣東、福建方面，南王孫延齡、平南王尚之信、靖南王耿精忠都三起來響應，精忠且遠結臺灣鄭成功的兒子鄭經，共同負責肅清沿海各省。清廷聞報，急派大兵南下，可是到了荆襄一帶，都不敢渡江南下。眼看東西南三部，已都在三桂勢力範圍之內，將不再爲清廷所有了。

那時圓圓在昆明，聽說三桂在常德稱帝，便長歎了數聲，不再通知三桂，即暗自出宮，到城外一個叫瓦村

的小村裏一個尼庵中落髮爲尼，不再與聞國事。三桂聽得這事，也置之不理，因爲這時他後宮妃嬪很多，又新得了蓮兒、素芬、瑤卿等，十分寵愛，已不需要這半老佳人。他不但對圓圓這樣寡情，就是對於國事，自卽帝位後，卽將軍事完全分派給他的下屬，自己不再親自出馬，一味在宮中宴樂。因此過了一時，人心漸漸失望。大兵旣不渡江北上，福建、廣東等地便陸續仍爲清兵攻下。陝西方面因沒有接濟，王輔臣兵力漸漸消耗至不能抵抗，仍舊降清；王屏藩力戰不屈，終至戰敗自刎。夾江一平，清兵便由隴右入四川。時湖南已爲蔡毓榮攻破，三桂不得不退守成都。清政府派人勸降，三桂那裏肯聽？可是他的部下看見大勢不利，陸續都爲清人誘降。一天，恰值中秋節，三桂和寵妃蓮兒等在宮中飲酒賞月，忽有人來報，胡國柱也已降清。

他不禁怒極大喊道：『完了！完了！』就氣噎倒地，蓮兒等連忙把他扶起，已救不醒了。夏國相在前線得到急報，立即回成都，與諸文武共扶三桂之孫世璠嗣位。就在成都郊外建築園陵，用帝禮將三桂下葬。

世璠嗣位後，改元洪化，以清兵迫近成都，仍暫居昆明，拜夏國相爲上柱國，馬寶爲元帥，分司內外各事。清政府聽說三桂已死，又乘機由廣西進攻。在雲南廣西交界，有個地方叫西門道，兩面是極高的山，中間僅通車馬，只要少數人在此駐守，敵人便攻打不進。不料這次清兵來到，守軍竟不戰而降，因此可以長驅直入。昆明方面聽得消息，以事出意外，爲之大震。等到馬寶親率大兵往堵，清兵已到石虎關。馬寶在關口建下砲台二座，頻向清兵轟擊，斃傷清兵數萬。清

方又用反間計，在昆明散佈謠言，說馬寶將領兵入昆明自立爲帝，世璠聽了很是相信，就把軍糧扣住不發。馬寶無可如何，清方又來勸誘，只好投降。馬寶既降，前敵無人抵抗，清兵從此前進，直圍昆明。夏國相恐部下有變，移諸將家口于宮內，各機關也都移設宮城左右，分門堅守，預備以死殉城。這樣的過了十幾天，南門守將終竟爲清方所誘，開門迎敵入城。夏國相一聽消息不好，連忙進宮去哭告世璠道：『皇上爲一國之尊，國亡應以身殉，不要降敵受辱！』就迫世璠自縊，並殺宮中妃嬪多人，又回家把妻子也殺死，然後自殺。——活躍一時的反清運動，至此便完全消滅！

明天早上，清兵大隊開入昆明城。他們見百姓們都已蓄髮易裝，又怪他們替大周出力死守，便大肆殺掠。倒是他們的主帥有見識，知

道昆明一平，反清運動已告消滅，從此當收服民心，爲清政府建立萬世之基，就下令禁止殺掠。幸虧下令得早，只殺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，否則要不讓「揚州十日」「嘉定三屠」專美于前了。

清政府因爲知道圓圓反對三桂稱帝，所以落髮爲尼，以爲她忠于清室，所以當籍沒三桂全家的時候，所有宮中妃嬪宮女都被遣送到北方法去做清宮裏的奴婢，獨置圓圓于不問。後來清帝忽然又想起了她，下詔命地方尋獲她遣送入京，以便諮詢關於三桂的一切。她這時仍住在城外瓦村的尼庵裏，青燈黃卷，已苦修多年。在聽得三桂氣死、昆明攻破的時候，她也只歎了幾口氣。這次她聽說清帝要召她入京，她就垂淚說道：「我的出家，原爲不肯背叛明朝，現在清政府誤以我爲忠于他們，這個誤會很污辱我的人格，我不能不有以自明。如真的



應召入京，向清朝深首稱臣，不獲我崇無以自明，也愧對地下的吳將軍。」說罷，又不禁大哭道：「將軍，將軍！你負了明朝，也負了圓圓；可是圓圓却永遠對得起明朝，也永遠對得起你！」哭畢，便走出庵外，跳在一個蓮花池中自殺。等到地方官尋到時，她已死了好幾天了。昆明人都知道她的苦心，十分哀悼，把她禮葬于尼庵之旁。清帝得到地方官的回報，不覺也爲之贊歎不已。

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



分類號數... ⁹⁰⁰ ~~271.61~~ 0117

登錄號數... D3180

絕代佳人

版權所有

不准翻印

一九四五年四月蓉再版

8120

譚 正 璧

發行所：上海北新書局

總發行：集成書局

成都陝西街一三三號